

東莞歷代著作叢書

莞城圖書館編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

第一二冊

中華書局

東莞歷代著作叢書

莞城圖書館編

中華書局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

第一二冊

西清彝器拾遺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四〇年

金石學 北京大學講義，一九二六年

古石刻零拾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四年

簡體字典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六年

頌齋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伏廬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歷代著錄畫目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按，據作者手稿影印）

頌齋書畫小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按，據作者手稿選編影印）

叢帖目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〇—八六年

頌齋述林 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按，此次增補《甲骨學概況》文）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出版說明

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原名肇庚，字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書畫鑒賞家、收藏家。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任《燕京學報》主編，倡導成立我國第一個考古學組織「考古學社」，並主持編輯出版《考古學社社刊》。一九四六年南歸，任廣西大學、嶺南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晚年將一生心血所購藏的書畫碑帖、古銅器文物等千餘件，分別贈與廣州市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及廣州師範學院，並將大量圖片資料、手稿等贈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文字研究室及中山市圖書館等。

容庚先生治學嚴謹周密，矜審賅博，形成了以目錄為階梯、以原材料為基礎、以考據為手段、以善通變為目標的治學特點，展現了以編纂叢帖書畫為工具的目錄學、以青銅器為重點的考古學、以考訂史實為目的的考據學、以金文為中心的古文字學的學術大視野。並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為我國的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容庚先生一生出版專著二十餘種，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留下了豐碩的成果。為滿足學術界研究的需要，承蒙先生家人慨允，經先生家鄉莞城圖書館編輯成《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授權我局整體出版。在此，謹向先生的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山市圖書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中華書局圖書館為編纂《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提供了重要的圖書資料，謹致謝忱。

此次收入的專著共二十四種，其出版前後跨度近六十年。考慮到原各書形式不同，體例有別，標點各異，所以本次結集出版，除《金文編》、《殷周青銅器通論》外，均據初印本製版，以存原貌。數十篇學術論文結集為《頌齋述林》。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書目

- 殷契卜辭 與瞿潤縉合著，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三年
- 卜辭研究 北京大學講義，一九四二年
- 金文編 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按，此本有作者批校訂補，實第四版之祖本）
- 金文續編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 秦漢金文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二年
- 商周彝器通考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四一年
- 殷周青銅器通論 與張維持合著，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按，此次增附劉翔《容庚手批校訂〈殷周青銅器通論〉遺稿整理》文）
- 中國文字學形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講義，一九三二年（按，有作者批校訂補）
- 中國文字學義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講義，一九三二年（按，有作者批校訂補）
- 寶蘊樓彝器圖錄 北平內政部古物陳列所，一九二九年
- 武英殿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四年
- 頌齋吉金圖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三年
- 頌齋吉金續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八年
- 海外吉金圖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五年
- 善齋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六年

西清彝器拾遺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四〇年

金石學 北京大學講義，一九二六年

古石刻零拾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四年

簡體字典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六年

頌齋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伏廬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歷代著錄畫目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按，據作者手稿影印）

頌齋書畫小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按，據作者手稿選編影印）

叢帖目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〇—八六年

頌齋述林 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按，此次增補《甲骨學概況》文）

目錄

頌齋吉金圖錄	
序（唐蘭）	五
自序	一五
頌齋吉金圖錄目錄	一九
頌齋吉金圖錄	二一
頌齋吉金圖錄考釋	五九
頌齋吉金續錄	
頌齋吉金續錄目錄	一一三
頌齋吉金續錄	一一七
頌齋吉金續錄考釋	三八七
海外吉金圖錄	
序	四三一
例言	四三三
采用書目	四三四
海外吉金圖錄目錄	四三五

海外吉金圖録……………	四四五
海外吉金圖録考釋……………	七七一

頌齋吉金圖錄

明齋吉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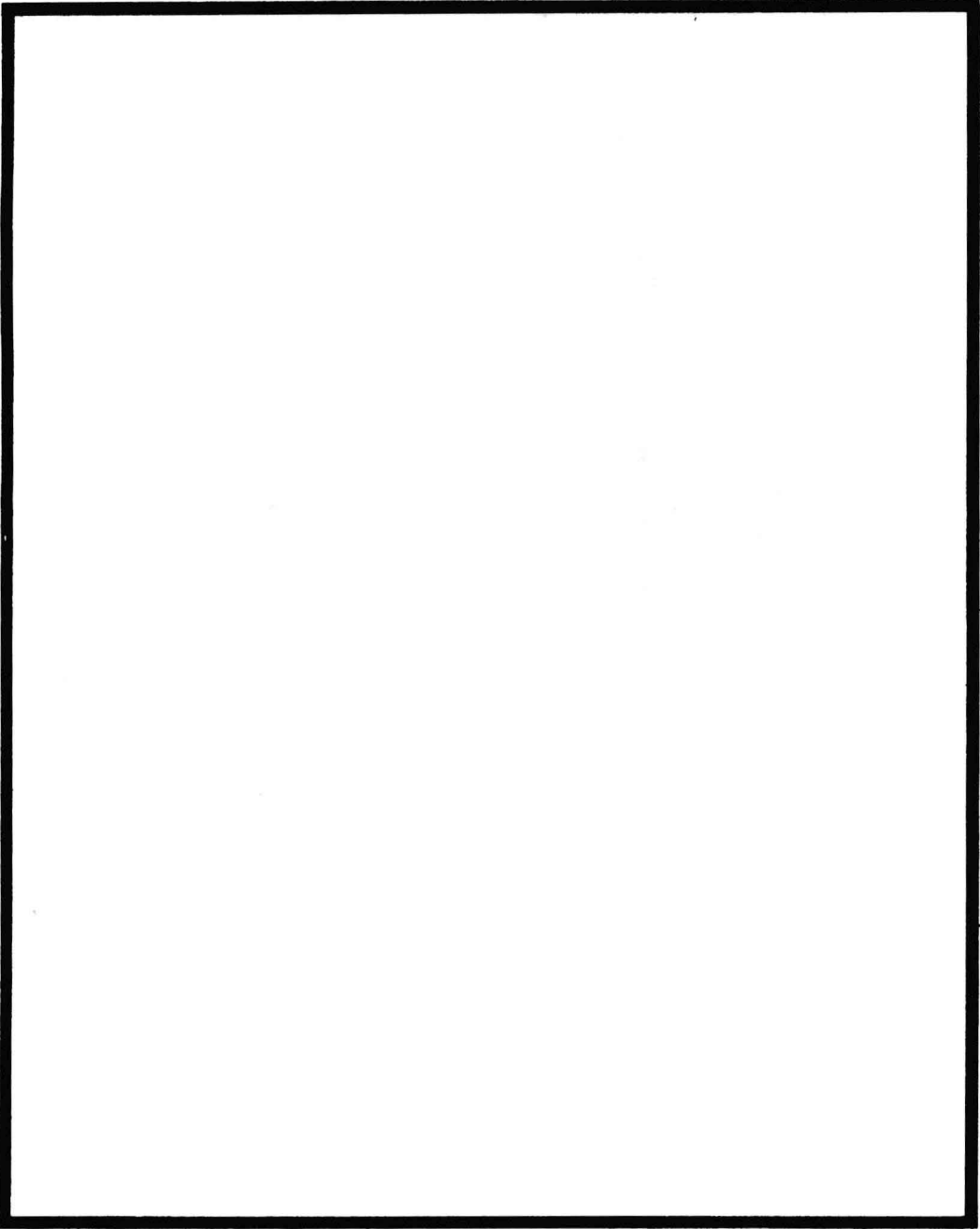
圖

索

廿二年七月

宏庚





冶金之術，其興於夏以前乎？尸子謂：蚩尤作九冶，世本則謂：蚩尤以金作兵，大荒北經亦謂：蚩尤作兵伐黃帝，所謂兵者，殆干戈也。蚩尤始制而黃帝效之，故史記謂黃帝乃習用干戈矣。姓干戈而有弓矢，世本：揮作弓，牟美作矢，荀子解蔽：倮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呂覽勿躬：夷羿作弓，海內經：少暉生般，是始為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呂扶下國，四說歧異，要之，其人皆後於蚩尤焉。

迄乎堯舜之際，舜于戚以服有苗，象矜謨蓋之績，稼得干戈暨弧，斯兵并猶備矣。韓子十過言：堯有天下，飲於土簋，飲於土鋤……虞舜受之，位為食器，斬山木而材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纒帛為茵，蔣席頰緣，賜酌有采，而樽且有飾，是藥器猶未用金也。然禹之治水，乘四載而捺藥垂，鑿龍門而開伊闕，苟非藉金之利，奚以致功哉？

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今河北之濮陽，實帝纘頊之虛，於夏，昆吾氏之宅也。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尸子勸學稱：昆吾之金，而呂覽君守言：昆吾作陶，柳覽引尸子同，古者亦稱冶為陶，故尸子又謂：昆吾之劍，可以切玉也。墨子耕柱篇曰：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艸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蓬，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般人受之；般人失之，周人受之。」

此冶金為器之始也。法傳宣三年亦云：「皆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而又謂梁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桓二年傳又言：「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周書克殷：「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世降，辛亥，薦俘殷王鼎，而墨子非攸論紂之失德，亦言九鼎遷也。是則周之有九鼎，遷自殷室，盟於夏世，昭昭在人耳目，與夫徽之舞衣，先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鬲華之甲，並為祿世相傳之瓊寶，非可誣也。」

夏書有言：「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殆金聲之始與。」降逮商初，有辛之饗，小臣伊尹嘗為庖宰，或稱其負鼎抱俎，以干成湯，天問所謂：「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表。」注家以為：「僧飾玉鼎，豈即鼎之玉。」

鉉者邪。太甲曰：若虞機張，往者括于屋，則釋，則弓矢之進化也。迄乎高宗，其克命曰：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是金之為用，良已廣矣。故傳世鼎彝，其有款識，未徵時代，或在先周，字累數十，有如豐豈彝法帖之面，歸葵殷文序之屬，彰三可考。比者安陽所發，甲骨卜辭，遠跡殷庚，下逮殷末，與之同出，頗有珍異，白陶青銅琺瑯，象骨，刻鏤雕琢，百世罕及。近徵殷虛文化，由來已久，且論其文字，輒越越象形，如假鼎為貞，乃變為貞字，以較銅器銘辭之不及十言，而文字多近圖繪者，自有早晚之殊，夫豈一朝之故，然則銅器始制，鼎之摩作，遠在前世，此非顯證與？

仰韶陶器，已見朱繪，安陽骨版書，呂朱墨，始施契刻，則器之有辭，殆以丹青為權輿乎。蓋銅器文字，率以鑄成，追其所自，當有匄範，范鑄之光，必書於器，文化之漸進，理則然也。大學引湯之般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雖不知所從出，以時推之，要有可能。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中虺之誥曰：取亂侮亡，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彼皆商初之文，日新之語，何以異哉。或謂甲骨骨刻辭，青銅彝銘，文只記事，語多質樸，足證先乎姬周，未興文學，此非稿論也。六國陶器，少過十字，或記匠名，間題歲月，將謂郵齊之邦，與文學乎。墨子恆謂書於竹帛，鑿於金石，琢於盤盂，竹帛易得，金石難

聚作器制用，不尚文辭，長篇巨製，當藉竹帛，明矣。豈可執金石之短銘，遂以疑簡冊所留遺者哉。或又謂商初縱有文學，然銘盤于血而為法戒，傳世古器，未有闡焉。曰：此固不足以為證。傳世古器，其有幾何，其已毀滅者幾何，其未幾見者幾何，奚以知其必無法戒之語哉。作器以記事，常也。而作法，亦偶也。故不恆見。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懼，三命而俯，猶懼而走，亦莫余敢侮。」饒於是，以饒余口，傳世彝銘，亦未有其比也。近郭沫若先生則據羅氏三戈，以殷銘為「凡日辛，且日辛，父日辛也」，此誠巧合矣。故學者多信之。然羅氏之戈之一，以祖先於大父，則父必先於大兄可知。如郭說，是兄先於祖矣，未為當也。然則湯之殷銘於時為可能，於事為可有矣。

韓非又言：殷人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塗墀，茵席雕文，此靡侈矣。武王勝殷，班宗彝於諸侯，故安陽故墟藏室空盡。降及周初，文勝於殷，貴臣華族，其侈益甚。孟鼎成於康世，並足函牛，銘辭瑰雅，始著誥命，且數百言矣。自此以後，家鑄罍彝，飲食之器，如商皇父斝所稱，凡般盃，罍器，斝具，自豕鼎降，十又斝八，兩錫，兩壺，車馬之飾，如毛公盨鼎所稱，金車，金角，道衡，金壘，金彘，凍鬯，金華，翹魚，前，攸

勒金甕，金雁，鐸鐘之制，如郢鑿鐘所稱，大鐘八業，其甕四轄，其餘兵械，裘具，服御所用，殉葬所備，更不可勝計。蓋古金之用于斯為盛。

雖然，天地之生材有限，而人之嗜欲無盡。古之時，采自然之金於川谷拾磧，樸於山野，量未多也。用之既繁，則中原之金罄，而不得不求之於戎夷。中侯，父鼎，記伐南淮尸而孚金，師離父之伐淮尸，竅鼎，孟獻，采鼓，咸記錫金，原敷，鼓云：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而易魯，原敷金十鈞，故大賂南金，著於魯頌，百車一獻，其靡費可知。所以春秋以後，產金日寡，天王之使，武氏之子，乃至求金於魯，而吳越荆楚，獨以產金著。僖之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是以魯取鄭鐘而為公盤，得齊兵以鑄林鐘，固以旌伐，抑亦獲金之難也。方是時也，宗器樂器，珍為重寶，有如卽大鼎，吳壽夢之鼎，文之舒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紀獻，襄鐘，魯壺，定之鞞，鑑之屬，諸侯以相賂遺，負賜，而子顏之亂，王入成周，取其寶器，宣之二年，楚子觀周，問鼎輕重，蓋物希者貴，與石器時代之沒落，而以玉為寶，後先一揆焉。

傳世銅器，多在春秋以前，蓋商周之世，政在王室，王臣之富，足以窮珍玩，蓄巧工，故伯冢彝記作器之資，用十朋，又四朋，較之寶龜，猶益其四。及周之東，